

欽定晉書

百之十卷  
一八九

晉書卷九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八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  
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  
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  
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  
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  
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爲  
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彥被齊王冏  
檄懼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  
勲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  
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

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弼作亂荆  
州刺史周顛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  
等討弼而敦進住豫章爲諸軍繼援及侃破弼敦上侃  
爲荊州刺史旣而侃爲弼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  
自貶爲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弼也敦以元帥進鎮  
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  
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  
頃之杜弼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  
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  
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嶮固聚衆數千

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爲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

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夷狄無慝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擿朝廷讒諛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厮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

諒臣至欵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雋少慰有識各  
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  
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  
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間  
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  
虛已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  
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  
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  
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眄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疏  
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



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旣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

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  
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  
才然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  
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  
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  
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  
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  
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  
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  
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

社稷表至尊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旣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閩外手控疆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

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以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

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  
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  
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  
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  
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  
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  
幸亟弘恭石顯未足爲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  
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  
志存社稷豈可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  
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

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  
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勲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  
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剋悟不失  
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  
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  
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闇  
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  
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不中街  
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胸  
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

臣前後所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祿勳叛奔于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尅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旣入石頭擁兵

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宮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  
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  
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顛戴若思害之以  
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  
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  
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  
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  
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  
已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  
授加黃鉞班劔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



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  
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敦旣  
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將相嶽牧悉出其  
門徙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  
荊州彬爲江州邃爲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  
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瑤  
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  
扇殺戮自已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  
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  
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